

SICHUANYINYUEXUEYUANXIAOSHI

四川音乐学院史

江 平 朱 黄 编写



四川音乐学院学报社

前　　言

《四川音乐学院校史》记述了四川音乐学院及其前身自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八三年期间的史实及人物；由“发展概况”、“名人纪事”、“人物传略”三大部分组成。

“发展概况”简要地综述了学校的创立、建设、发展、现状等历史事实。“名人纪事”选记了九位专家、学者。其中有六位校院长，三位教师，他们或在国际、国内有广泛影响，或在学术上有重要成就，或对学校有突出贡献，他们都是我院历史上各个时期的重要人物。“人物传略”选记了八十三位人物。他们或是我院各个时期党政领导人，或是副教授以上的骨干教师，或是各个时期的部分优秀学生，或是国际音乐比赛获奖者、全国音乐比赛一等奖获得者。

在校史编写过程中，得到重庆建筑工程学院、上海戏剧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四川美术学院、西南师范大学及校内外广大校友、全院各部门、领导、教职工的支持和帮助。

由于资料及能力所限，有不足和错误之处，请了解校史的同志们提出补充修改意见。

编者　　一九八六年十二月

目 录

前言

发展概况

(一) 概述	(1)
(二) 初建音乐科	(3)
(三) 苦难中成长	(10)
(四) 天亮以后	(26)
(五) 山城的伙伴	(29)
(六) 携手并进	(34)
(七) 新的鼓舞	(48)
(八) 十年苦难	(61)
(九) 黄金时代	(67)
(十) 结束语	(78)

名人纪事

一片爱国心

——记第一位校长熊佛西先生	(84)
---------------	------

充实的人生

——记钢琴教师王云阶先生	(96)
--------------	------

色彩大师

——记第二位校长李有行先生	(103)
---------------	-------

闪光的青春

——记大提琴、二胡教师俞鹏先生	(110)
-----------------	-------

三十年耕耘

——记院长常苏民同志	(118)
------------	-------

奉献

——记党委书记兼院长石昌杰同志 (123)

求索

——记现任院长、党委副书记宋大能同志 (130)

木秀于林

——记著名歌唱家郎毓秀教授 (134)

于细微处见精神

——记副书记、副院长羊路由同志 (140)

人物传略

任致嵘 (145) 雷圭元 (146) 许可经 (147)

王颂咸 (148) 朱丹西 (149) 肖 泰 (151)

黄怀英 (152) 姜 希 (153) 施正镐 (154)

罗玉君 (155) 费曼尔 (156) 李业道 (157)

郑兴丽 (159) 韩德章 (160) 邓韶琪 (161)

罗忠镕 (163) 邹 鲁 (166)

李有为 (茅地) (168) 曾繁柯 (170)

安春振 (171) 亚 欣 (173) 石 坚 (174)

张汉卿 (175) 马惠文 (176) 祁云初 (178)

高 铭 (179) 田宝莹 (180) 陈光发 (181)

穆志清 (182) 蒋樵生 (183) 何惠仙 (185)

胡静翔 (186) 劳冰心 (187) 刘文晋 (188)

丁孚祥 (189) 陈济略 (190) 喻绍泽 (191)

刘治乾 (193) 刘振汉 (194) 张季时 (195)

杜 枝 (196) 杨子戒 (197) 熊子衡 (198)

徐 杰 (199) 毕受明 (200) 龙显明 (201)

程希逸 (202) 姚以让 (203) 赵玉华 (204)

郑爱斐 (205) 刘亚琴 (206) 陈世华 (207)

段启诚 (208)	朱凤平 (209)	杨 琦 (210)
沈文毅 (211)	赵 清 (212)	毕 兴 (213)
韩立文 (215)	何国文 (216)	李一贤 (217)
熊冀华 (217)	黄虎威 (220)	杨汉果 (222)
胡惟民 (223)	李忠勇 (225)	朱泽明 (226)
俞 抒 (227)	林端芝 (228)	张宏俊 (229)
高为杰 (230)	冯光钰 (231)	杜丽华 (232)
陶纯孝 (234)	毛继增 (235)	泽仁雍珠 (236)
邱正桂 (238)	周亨芳 (239)	李存琏 (241)
金代远 (243)	吉狄新和 (244)	刘亿凡 (245)
何训田 (246)		

发 展 概 况

(一) 概 述

四川音乐学院是由西南音乐专科学校发展壮大而成的。西南音乐专科学校也经历了漫长曲折的发展道路。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著名戏剧教育家熊佛西先生在成都创办的“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增设的音乐科在郫县开学了，校名改为“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设戏剧、音乐两科，戏剧有本科、高医科，音乐仅有高医科，学制三年。一九四一年春季，学校被当局借故查封，并将其简陋设备及音乐科师生合并到成都新南门外“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后改校名为“省立艺术专科学校”（简称省艺专），设音乐、建筑、应用艺术等科，为五年制大专。解放后，一九五〇年，人民政府决定：将“华西大学”音乐系的教师和设备、图书、唱片并入省艺专；还将久已存在的“南虹艺专”的校舍及教职工学生也并入省艺专，改校名为“成都艺术专科学校”（简称成都艺专）设音乐、建筑、应用艺术、绘画等科，有三年制本科及五年制专科两种学制。一九五三年十月，在全国大专院校院系调整中，将一九四八年在山西临汾创办的西北艺校，进军西南到重庆改为西南人民艺术学院的音乐系与成都艺专音乐科合并，成立单科性的西南音乐专科学校，设作曲、声乐、器乐三个系。一九五四年及一九五六年增设四年制附中及六年制附中。一九五七年又创办了民族器乐系。专业和学科逐渐完备，教师和设备已初具规模，于一九五九

年更名为“四川音乐学院”，并在改院之前，于一九五六年已招收四年制本科学生。

改院前后“左”的干扰，十年浩劫无情摧残，四川音乐学院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一九七七年冬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班学生。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春风使荒芜多年的校园苏醒了，四川音乐学院才渐渐地焕发出耀眼的青春。

(二) 初建音乐科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位于川西平原西部的郫县，原来是一座只有几条街的小县城，由于躲避日本侵略者飞机的侵扰，很多机关学校，从成都疏散乡下，小县城比过去热闹多了。从县城越成灌公路向北，有一条可通自行车，鸡公车的乡路，沿着蜿蜒曲折乡路北行约十公里就到了新民场南侧约一公里的尼姑庙——吉祥寺。吉祥寺里尼姑不多，庙却不小。除了三重殿堂及客房耳房厨房外，还有一个占地数亩的林盘，楠木、秀竹，郁郁葱葱，周围还有围墙。与一般古庙所不同的是从外到里，整个大庙没有泥塑木雕的神象，这就给疏散下乡的学校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校舍。“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四川省立戏剧音乐实验学校”这个校名是一九三九年秋天才改的。原名叫“四川省立戏剧教育实验学校”，校址在成都城北成平街，校长是著名戏剧教育家，中国话剧运动的先驱，号称“南田（田汉）北熊”的熊佛西先生。熊佛西先生是一位勇敢的拓荒者、创业者，在旧社会他每前进一步都要越过无数的难关。

一九二三年，青年熊佛西刚满二十三岁，在燕京大学 毕业



郫县新民场吉祥寺校址

后，靠朋友资助，到了美国纽约，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研究戏剧专业。他以无比毅力在半工半读的情况下，于一九二六年获硕士学位。他迫不及待地带着《一片爱国心》回到祖国。经过多方奔走，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创办了戏剧系（后改为北平大学艺术学院戏剧系）。在克服若干困难之后，经历了个七个年头，几起几落，受尽折磨，终于落脚一个被取缔停办。在悲愤之余，他重振旗鼓，来到河北定县，借“平民教育促进会”实验县的一席之地，又开始了戏剧教育，还抒写着中国农民戏剧运动的新课题。抗日战争开始后，他抛妻别子，只身到了长沙，和他的朋友学生组成“抗战剧团”，一路宣传演出，不辞辛苦来到成都。稍后，他又说服当局，广罗人才，全力以赴地办起了戏剧学校，为了使学校的地位稳定，还接受了创办音乐科的任务。

熊先生办戏剧教育是专家里手，他能编、能导、能演、能写，戏剧的专业课、基础课他几乎都能教。还有一批朋友专家支持他办学，如陈白尘、叶丁易、张季纯、杨村彬、陈治策、章泯、王瑞麟、刁士衡、刘盛亚、王家齐、卢淦、赵越、刘露、吴茵、岳路、肖锡荃、叶仲寅等；办音乐教育却是比较陌生的，所遇到的困难几乎无法克服。惯于在困难中前进的熊先生，经过几个月的日夜操劳，终于使音乐、戏剧这一对姊妹艺术，在三十年代旧中国的土地上，在落后的川西平原的古庙里，第一次在一个学校里并存而为社会所承认，为中国艺术教育史写下了可贵的一页。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学校开学了。

三十九岁的熊校长，过早地秃了顶，高度的近视，看起来已象五十开外的人。他个头不高，精神很好，声音宏亮，站在讲台上，以他天才演说家的声音，带着浑厚的江西口音，谈了许多许多。他向学生介绍了音乐科主任燕京大学教育系毕业的任致嵘先生，给大家介绍了钢琴老师王云阶，声乐老师朱枫林，民乐老师

陈子良，小提琴老师尤宝珊，理论老师姜希。讲解了学校的校训：“本艺人的热情，守军队的纪律，以剧乐为教育，完成心理建设”。还亲自宣布了学校的校歌：“向前进，向前进，一齐向前进！我们是剧乐的铁军。严守集团的纪律，抱着火样的热情。坚定志向，勇往前进，不怕崎岖，不怕艰辛，为剧乐树立新风格，为教育创造新精神。向前进，向前进，一齐向前进！我们是教育的剧人。适应国家的需要，推动时代的车轮。教化大众，指示人生，努力研究，努力推行，为剧乐开辟新天地，为文化建设新长城”。

熊校长把“开辟新天地”、“建设新长城”的历史任务，交给了在座的一百多位师生，也包括刚入学的音乐科第一班的三十多个男女青年。他们是：刘玉、刘蔚文、方仲、陈惠美、欧睿明、陈若秋、魏永维、杨夏华、李先锐、樊际昌、江隆浩、杨大可、王世奇、马文清、胡进、曾树均、曾德厚、骆继光、姜蝶、肖崇楷、崔之曦、吴一立、龙发济、帅静宜、张绮云、何青、苏活、陈鶴、张奇明、田戴西等。

音乐科第一班学生的学习开始了。

在殿侧林盘中新建的一间单房里，熊校长为音乐科学生讲授了教育概论第一课；叶丁易先生以鲁迅作品为教材讲授了文学第一课；任致嵘先生自编教材讲授了乐理第一课；赵越先生以《大众哲学》为教材讲授了艺术理论第一课；在仅有的两台旧钢琴上，在成都造的琵琶、二胡、小提琴上，在几架旧风琴上，开始了专业课、基础课的第一课。

对全校学生说来，接受最有意义的第一课是在一九三九年的冬天。

那是一个难得的大晴天。钢琴老师王云阶，披着破棉袄坐在太阳底下，正在聚精会神地捧着一本散发着新鲜油墨味的简谱歌本，那是一本从延安传来的《黄河大合唱》。是从延安来的教务

主任张季纯交给他的。

他仿佛又看到了冼星海同志。

一九三七年，青年钢琴家王云阶到了武汉，结识了冼星海同志。他向星海学作曲、学指挥，他参加了星海主持并指挥的海星歌咏队，他为海星歌咏队创作了《东北我们的家乡》、《我们在炮火中长大》、《我们不流泪》、《大家站在一条线》等救亡歌曲。星海在武汉指挥群众唱革命歌曲的激情，仍在激励着他。如今又看到星海的不朽新作，使他热血沸腾，难于平静。他暗暗地下了决心：一定要把《黄河大合唱》演唱出来。

王云阶老师接受过教唱革命歌曲而坐牢的“洗礼”。

一九三二年二十岁的王云阶，在山东曲阜省立第二师范当音乐教师时，因教唱《国际歌》并在巴黎公社纪念大会上指挥全校师生唱《国际歌》而被捕入狱，被监禁了近三年的时间。如今在国民党统治区唱《黄河大合唱》，有可能又要坐牢，但他并未退缩。他在校长、教务主任的支持鼓励下，在音乐科主任的配合下，挑起了排练《黄河大合唱》的繁重任务。

入学不久的音乐科学生，从数量到能力都难胜任演唱的任务，于是向全校动员，凡是能唱歌的，凡是会一点乐器的都组织起来，编成一个唱队一个乐队，由王云阶先生指挥，朱枫林先生担任男声独唱，学生姜蝶担任女高音独唱。经过一个多月的日夜排练，一九四〇年春天，在新民场场头进行了彩排式的演出，获得了成功。此后，由熊校长带队，在学校附近的乡镇上巡回演出，群众反映非常强烈。

这是在国民党统治区第一次公开演出《黄河大合唱》。

这是戏剧音乐实验学校的历史功绩。

《黄河大合唱》的演出，使刚入学的音乐科学生打开了眼界，受到了熏陶，得到了不少启发和教育。

在演出黄河大合唱的前后，戏剧科师生的艺术实践搞得如火

如荼。

每周星期六的晚上是学校传统的周末晚会，简陋的舞台上，半暗不明的油灯下，话剧、曲艺等各种形式的演出，引人入胜。

排了大戏就要到成都对外公演。如熊校长编导的《后防》，夏衍编剧熊校长导演的《一年间》，老舍编剧熊校长导演的《国家至上》，陈白尘编剧陈治策导演的《群魔乱舞》等。这种演出一两个月就有一次。

一九四〇年的夏天，熊校长花了很多力气，把东胜街沙利文饭店后厅小礼堂长期租用，命名为成都艺术剧场，专为学校提供演出场地，戏剧科三年级学生的实习演出，就一连进行了两三个月。

重视艺术实践，提倡理论学习要联系实际，这是熊校长的办学指导思想之一。

熊校长办学的另一个指导思想是要学生作艺术家，不要作匠人，要努力读书，提倡读书自由。

在大殿的左侧是图书馆藏书室，大殿就是阅览室。按照熊校长读书自由的思想，除一般书报外，还公开陈列着大量的民主进步书刊和报纸，如《资本论》、《联共（布）党史》、《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新华日报》、《群众》等。图书馆还收藏有戏剧、文学、诗歌等各方面中外古今的名著，供学生借读。管理图书的周文耕同志是学校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学生们去借书都得到他的具体指导。

熊校长“认真读书”的号召，在戏剧科已蔚然成风。戏剧科老大哥们废寝忘食博览群书的良好风气，对音乐科新生也在进行着潜移默化的教育，许多学生也开始发愤读书，接受着进步的民主的学术的影响。

“要抗日要团结要进步”这是熊校长办学的第三个指导思

想。熊先生最反对国民党三青团到学校里挂牌子、做坏事、胡作非为。上面派来的训育主任要检查学生信件，要清查图书馆，要没收学生进步书籍，都受到熊先生的反对，训育主任、军事教官在学校里是孤立的人；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读书会、农民夜校、抗日宣传等有意义的进步活动，都得到熊先生的支持，还尽量给予方便。因此，地下党对熊先生很尊重。（中共地下党党员最多时有二十人，其中教职员七人学生十三人，周文耕任支部书记，音乐科没有党员。详见郫县志 通 讯二十二期1981年12月10日）。

提倡艰苦奋斗是熊校长办学的第四个指导思想。当时的教育经费本来就少得可怜，再加上当局对艺术教育的歧视，学校就成了有名的穷学校，学生也成了有名的穷学生。很多图书、设备是熊先生以他的学术地位向出版单位社会名流募化来的。熊先生到成都办事，交通工具就是鸡公车。冬天，每个学生都有一件旧青布短棉袄；夏天，学生的过冬衣物送进了新民场上的当铺。进城演《国家至上》经费不够，学生不声不响地把当衣物的钱凑起来交给熊先生。学生有时无钱吃饭就吃锅魁充饥。这一连串的穷苦困难，并未阻止教学的正常进行，艰苦奋斗这几个字是有深刻含意的，也是从校长到学生自觉遵守的守则。

办好刊物是熊校长办学的第五个指导思想。熊先生在创办艺术教育的各个历史时期，不管怎么困难，他都坚持办学办刊物同时并举。熊先生说，刊物是学校和社会联系的桥梁和纽带，一个学校不办刊物是不堪设想的。他在三十年代初期，在北平主办了《戏剧与文艺》、定期的北平晨报《剧刊》，北大戏剧系还办了不定期的刊物，还有《古城周刊》、《小剧院院刊》等。在成都他创办了校刊，还同时主编《戏剧岗位》、《戏剧教育》。在他主编的刊物上，主要发表师生的大小作品、戏剧理论、学术论文。这些刊物为促进教学，提高学术水平，繁荣戏剧创作，培养

戏剧人才，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旧中国地方当局，不会花钱培养自己的反对者。一场极大的灾难，将要降临到未满三周岁的戏剧音乐实验学校的身上。当局正磨刀霍霍，寻找着一个下手砍杀的时机。

一九四〇年的冬天，刚入学不久的音乐科第二班女学生周颖，因为家庭、婚姻等原因，产生了厌世思想。戏剧科在学校演出《雷雨》的当天夜里，她失踪了。全校学生老师四出寻找，后来发现在厨房旁边的水井里，戏剧科学生高群、音乐科学生魏永维下到井里把周颖救上来。但因时间过长，已不幸死去。全校师生悲痛万分，熊校长也放声大哭。大家把周颖停放在大殿里，第二天又埋葬在校门外的操场边。这一意外事件给学校蒙上了一层阴影。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在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的同时，当局出动了，竟以一个女学生的自杀为借口，挥舞着“有伤风化勒令停办”的大棒，查封了学校，驱赶了校长，并决定将戏剧科在校学生合并到江安国立剧校，将音乐科学生合并到成都新南门外省立技艺专科学校。一个好端端的学校被扼杀了。师生们流泪告别了养我教我的熊先生，告别了吉祥寺，恋恋不舍地背着行李，象流亡者一样离开了学校。

(三) 苦难中成长

成都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文化名城，历来都是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她位于川西平原的中部，东以龙泉山为屏障，西有都江堰为依靠，岷江水畅流城郊，形成浣花溪、望江楼诸多名胜古迹，乘船南下，可去苏东坡的故乡，还可领略峨眉、大佛的丰姿。在四十年代，成都远离抗日前线，又十分闭塞落后。城内街道狭窄，城外一片庄稼。出新南门城门，过木桥向西，是有名的华西坝；向东行约二里地，在一片坟地上，新建了一个工字形的平房，与平房并列有一排约三十米长的草房，草房旁边有两个独立的平房小院，这就是新办的四川省立技艺专科学校的全部校址。就在这不到八百平方米的简易建筑里，却办起了一个学科性的艺术专科学校，这是奇迹，的确简陋。但就是这简陋的八百平方米，耗去了创业者的多少心血！

著名画家李有行教授，一九三一年从法国留学回来，在上海、北平从事美术设计、教学等工作。抗日战争的烽火，促使他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四川。一九三八年他和他的朋友、在法国同学的同行雷圭元教授、庞熏琴教授及从日本留学回来的沈福文教授等专家，办起了成都中华工艺社。一九四〇年三月，应省教育厅



四川省立艺术专科学校校址

负责人郭有守的邀请，筹建省立高级工艺职业学校，并于一九四一年改为省立技艺专科学校，由李有行任校长，雷圭元任教务主任。在筹建过程中，这些专家亲自勘察地貌，设计房舍，为经费东奔西走，为设备费尽心血，初借后子门小学招生，再修起一列草房“落脚”，然后开始建造工字房，一步一步地才争取到这来之不易的八百平方米。

工字房的设计者是费了苦心的。它作为教学房优点很多，光线充足，互不干扰，走廊宽，回旋余地大，加上画家们用花、树、草把它精心打扮，一年四季鲜花不断，芳草不衰，象一个美丽的大花园。

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工字房里有些热气腾腾。建筑科、应用艺术科的学生、老师、校长、教授及新上任的音乐科主任正准备迎接音乐专业师生的到来，盼望他们带来郫县农村泥土的芳香，带来戏剧的种子。但是，钢琴、风琴、桌椅、图书……都运来了，老师呢？学生呢？为什么那样少，满打满算还没有超过十人，不是公布的有六、七十人吗？

戏剧音乐实验学校音乐科的一、二班学生，带着被查封被驱赶的创伤，从乡下来到大城市，从吉祥寺来到工字房，从高职科来到大专校，本来是应该满足的了。但他们怀念熊佛西先生，怀念那个温暖的集体，怀念吉祥寺的一切，对眼下发生的事都很挑剔，都不感兴趣，到学校看一看就纷纷走了，即使来的那十来个人，不久也走了大半，能坚持读到毕业的只有几个学生。至于教师，基本没有来，王云阶老师贫病交加，借住南虹艺专一间小屋，一家人十分凄苦；姜希老师被学生从汽车上把他留下来继续任教，不久因不同意校方对一个学生的处理，也就拂袖而去。

省艺专音乐科面临着的首要任务是：聘请教师，招收学生，增加设备。

年仅三十六岁的李有行校长，从这所学校开办的第一天起，

他就不断地在广请名师，他理解“名师出高徒”“师高弟子强”的含义。他聘请教师一看学历资历，二看真才实学，三要品德高尚，四要年轻力壮。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为应用艺术科聘请了著名工艺美术家画家雷圭元、庞薰琴、沈福文、关良、吴作人、丁聪及雕塑家刘开渠等。为建筑科聘请了建筑专家杨文藻、辜其一、黄光辉等。还聘请了一批刚毕业的青年教师毕晋吉、张枕江、何芳华、谭学楷等。为音乐科他首先选中了许可经教授为音乐科的主务兼作曲理论教师。可经先生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一九二八年——一九三二年去法国，先在里昂后在巴黎的音乐院校学习作曲理论，担任科主任时只有三十七岁，已是一位知名的歌曲作家，出版有救亡歌曲集三册共八十余首，还写了不少抒情合唱曲。他还是一位谦逊、勤恳的优秀的音乐教育组织者和管理者。经他的物色和友人推荐，李校长聘请了一批二十来岁刚从杭州艺专音乐组毕业的青年人，他们是大提琴、二胡专业教师俞鹏，小提琴、声乐专业教师曼费尔，钢琴教师蒋樵生，作曲理论教师施正镐，诗词曲教师阮璞及刚从音乐院毕业的理论作曲教师刘文晋。还陆续请了冷竹琴（声乐）、蔡绍序（声乐）、郎毓秀（声乐）、何惠仙（钢琴）、曾竹韶（小提琴）、但功泰（钢琴）、马革顺（视唱练耳）、王云阶（音乐史）、罗玉君（文学）、吕叔湘（外语）、文运坤（声乐）、王绍清（歌剧）、朱惠华（钢琴）、董兼济（视听练耳）等老师兼课，加上文化课老师刘俊达（历史）、杨伯平（外语）、胡理和（体育）等，逐渐形成了一支象样的师资队伍。

在四十年代的成都，音乐专业招收新生，也是一件困难的事，主要是来源太少，程度不齐。旧社会群众音乐活动少，音乐不普及，社会基础差，加上社会习惯势力对艺术专业的歧视及毕业后的出路等原因，除了一些铁心要搞音乐的外，应考者就不多了。在不多的考生中，又存在程度高低不齐的现象。针对这些实